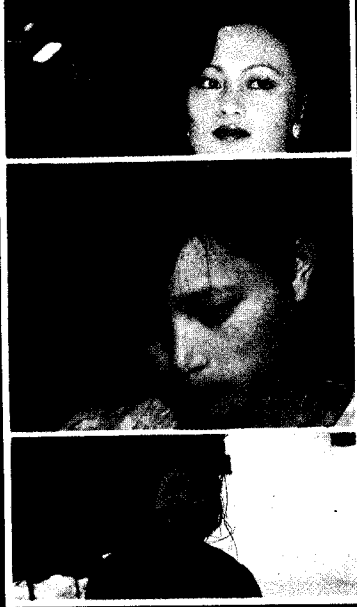




古画失窃之谜
罪恶的日记
野蔷薇
一枚指纹
来自黑色王国的阴谋



野蔷薇



封面设计：史建期
封面摄影：方志俊
王庆和

野蔷薇

《剑与盾》丛书编辑组 编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上海复兴中路 59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47,000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 7-80514-303-X/I·32 定价：3.20元

目 录

翻 译 小 说

- 古画失窃之谜……〔美〕保尔·蒙哥马利著 益智译 (1)
罪犯日记……〔日〕松本清张著 孟慧娅 施元辉译 (7)
无可奈何的杀机……〔日〕夏树静子著 祝子平译 (35)

中 篇 小 说

- 野蔷薇……盛 李 (56)
被迫授勋章的女警官……罗学知 (81)
拦车告状……陆扬烈 (121)
神秘的布谷鸟……陆海光 (148)

报 告 文 学

- “洋”财神的骗术……白 云 (180)
发财迷的破产……白 云 (200)
疯狂的幻想家……白 云 (216)
女囚·丈夫·女儿……袁国华 (229)
国门卫士……陆志明 (244)

短 篇 小 说

- 一枚指纹……卢 浩 (261)

黑谷魂.....	薛 萌	(273)
飞天金像.....	刘玉顺	(284)
受惊了,白天鹅.....	刘玉顺	(288)

侦 察 通 讯

来自黑色王国的阴谋.....	姚鸿光 高小伟	(293)
黟城追盗记.....	李海明	(305)
失落的梦境.....	奚 蔚 程培良	(319)
“花纸头”的诱惑.....	张 斌	(332)

古画失窃之谜

〔美〕保尔·蒙哥马利 著

益智 译

黎明前的黑暗里，教堂低沉的钟声在弯曲而狭窄的鹅卵石街上回荡；混沌的运河里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在刚刚睁开惺忪眼睛的比利时古老城市——格恩特。这是一个有许多中世纪遗迹的城市，每天成千上万从世界各地来的旅游者挤满了城市的各条街道，追古抚今，顶礼膜拜。这里有弗兰德斯城堡式的法院建筑，有古商业行会的三角形建筑和规模宏大的圣·巴文大教堂——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因为教堂内珍藏有比利时人引为自豪的艺术瑰宝——休伯特和简·凡哈克共同创作的那组价值连城的大型组画《圣羊祭坛》。组画共24幅，画与画之间既独立又有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这些画是作者一生呕心沥血之作，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了。世界各地云集而来的朝拜者们，瞻望着这一幅幅珍贵的古画，无不流露出欣慕的神情。

但是，艺术造诣深厚的旅游者会发现，左边的下端有一幅油画，无论从色彩或光泽上来说，都不如其他23幅。的确，这是一幅赝品，原作至今下落不明。这是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撩拨人心的艺术古画失窃之谜。

• 1 •

1934年4月11日清晨，教堂司事来到教堂前，发现圣·巴文大教堂的门虚掩着，立即紧张起来。

“主教”，他气喘嘘嘘地找到主教，结结巴巴地说：“昨……晚，我锁的教堂大门，今天早晨怎么开了？”

主教慌了神，马上赶到教堂，派人将整个教堂搜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有丢失，但那组光彩辉煌的大型圣坛组画靠左边的凡哈克2幅画，被人偷走了。两幅画每幅高57英寸宽19.5英寸，背靠背地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象一个可以开启活动的屏风架。一幅画的是施洗礼者圣·约翰，采用当时流行的灰色装饰画法，即今天的黑白绘画技巧画成；另一幅是彩色的，作者用色彩明丽的颜料，层次分明地表现了一组被人称为《公正法官》的骑马人，正骑着马穿过乱石嶙峋的山地，向正中的那幅《圣羊》画走去的情形。

整个现场没有翻乱的迹象，其他22幅画也完好无缺，看来窃贼是极有经验的，是针对这两幅画来的。

9点正，警察赶到现场，经过勘察，发现靠近组画左边的那扇百叶窗有被撬过的痕迹。中午时分，警察封锁了比利时所有的关卡和码头，但在那个时候，警察根本就没有对付这种大案的经验。古画失窃以后，一大群一大群“热心人”来到教堂，很快就把仅有的几个痕迹给抹掉了。

艺术史家把这组组画看作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屋顶画同样珍贵。每天，人们都要聚集到大教堂来了解破案情况。其中，经常有一位中等身材，身体敦实，年龄50岁左右的人，穿着朴素，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他。

4月28日，有人从格恩特办公设备商店里雇用一打字员，填表时写的名字是凡达姆。由于他多付钱，店里没有请

他出示身份证。此人约50多岁，穿着朴素，留一脸胡子，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

3天以后，一封用法文打印的信寄到了主教霍诺拉·科毕特斯的手里。

“陛下，”信中写道，“我们拿到了两幅凡哈克的油画，现在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两幅画的下落。收到信后，立即答复。否则这两幅画将受到被损坏的危险。”

信中还要求，如果要想得到画，就得付100万比利时法郎（约3.5万美元，按今天的行情计算，还要增加8倍）。答复必须登在首都布鲁塞尔报纸上。信末署名D.U.A.。

警察极为恼火，不愿意付那么多钱，主教只得在报纸上登这样一条消息：“D.U.A，你的建议太过份了。”

5天以后，D.U.A.写信给主教，警告说如不答应条件施洗礼者圣·约翰那幅画将被切成碎片。不过，D.U.A.还在信中夹了一张纸条说，事成之后，主教可得5%的佣金。

急得走投无路的主教只得答应D.U.A.的条件，钱寄出后，5月的一天，主教收到一张失物招领通知单，要他去火车站领包裹。警察拿着失物招领通知单，在火车站果然领到一个用棕色纸仔细包起来的包裹，里面还有一层油布。打开油布，油画施洗礼者圣·约翰完好无缺地躺在那里。

“谁寄出的？”警察审问了失物招领保管员。

“我不知道。”保管员答道，“我只记得他穿着朴素，约50岁左右，留一脸胡子。”

5月底，D.U.A.向主教索价95万比利时法郎换取另外一幅油画《公正法官》。他要求把钱交给一个叫巴斯特·米勒巴斯的人，他手里拿一张地方报纸，由他把钱交给D.U.A.。

警察经过磋商，决定不给那么多钱，第一次给2.5万元，并在答复中说最多只能给22.5万元，再也出不多了。

6月的一个下午，警察扮成教区长找到了巴斯特·米勒巴斯。他是一个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他取了钱驾车离开后，教区长记下了他的车牌号。后查明这个驾驶员的真名叫弗朗斯·康佩斯，曾犯过许多小偷小摸罪。他坚持说他的乘客给他的报纸，并要他到这里来拿东西。要求他做这件事的人中等身材，50岁左右，穿着朴素，留一脸胡子，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

警察对康佩斯作了连续4个月的盯梢，没有发现任何犯罪嫌疑，只好相信他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中间人而已。

与此同时，主教减少索金的举动，引起了D.U.A.的强烈不满，一封又一封恐吓信寄到主教那里。到10月份，信件突然停止了，调查工作也随之陷入僵局。

几年以后，有几个演说家从弗兰特斯东部来到离格恩特19英里以东的登特蒙德城作演讲。其中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证券经纪人，57岁，留一脸胡子，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名叫阿辛·戈德特。他的家和办公室在附近的威特伦。成为金融家之前，他曾做过建筑绘画教师和教堂司事。他酷爱绘画，喜欢读恐怖小说。最近，他经济困难，由他在1928年创立的股票公司，也在不久前倒闭了。

这一天，他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大讲如何解决世界经济危机。演说完毕，下台后心脏病突发，摔倒在地。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后对家属说：他不行了，赶快准备后事。

戈德特挣扎着爬起来，叫来了代理人乔里斯·迪沃斯，说：“我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公正法官》画在哪里的人。文件就放在我桌子右边抽屉里，上面标有“保险”字样，你去

找……”但话没说完，就断气了。

葬礼完后，迪沃斯拜访了戈德特的遗孀，找到了那封标有“保险”字样的文件和D.U.A.写给主教所有信件的复本，首都布鲁塞尔报纸的剪报和火车站招领通知单的复制件。还有一份用手写的4页草稿信。

草稿信非常难懂。迪沃斯读了好几遍，还是不得其解。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倘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你和我都不能移动《公正法官》这幅古画。”

“为什么是你和我？”迪沃斯满腹疑虑。为了保全戈德特的名声，他没有向警察报案，但他向登特蒙德地区法官写了一封信，要求调查一下戈德特的卧室，他做司事时的那个教堂和上过建筑课的讲堂，但仍然没有找到油画下落的丝毫线索。

时间在流逝，人们对这个案件的印象渐渐淡化了。只有一个人还时时刻刻记挂着这个案子，他就是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格恩特市警察长卡瑞尔·摩特。还有记者克哈特，他写了一本关于此案发生经过的书，指出如不再抓紧调查，了解此案的当事人都要一个个因年老而死去。

他们找到了二次大战期间企图窃取此画的德国人科恩的家。科恩已经死了，老寡妇领他们观看了前夫的居室和保存的档案，发现了一批较有价值的材料。

他们还拜访了其他几个戈德特生前的朋友，最后认为：象戈德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有力气将这么重的画转移到很远的地方去，一定是两个人干的。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他不会把画放在容易被虫子蛀坏的地方，一定是藏在圣·巴文大教堂附近的某间房间里。戈德特酷爱读爱伦坡的小说，深信最保密的地方，就是最公开的地方。可是由于战

争的缘故，会不会把画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再有，另一个合作者是谁呢？

现在，比利时警察运用电脑将1934年建成的房子开了一张清单，他们认为戈德特搞过建筑设计，有可能将画藏在他设计建造的某间房间里，他们对他设计建造的所有房子进行了检查，并用超声波对房间进行探测，但毫无结果。

去年夏天，比利时政府为了保护这批珍贵古画不受窃贼的偷盗，不受空气和大自然的侵蚀，将它们用防弹玻璃罩了起来，配上特殊的灯光，使这组古画看起来真象珠光熠熠的宝石。那份有关《公正法官》油画的文件也公开对外展出。

现在，每当走在那铺满鹅卵石街道上时，你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那位留一脸胡子，戴一副金丝夹鼻眼镜的中年人吧，他是真正的窃贼吗？也许《公正法官》这幅珍贵古画重见天日之后，也没人会知道真正的窃贼是谁。

罪犯日记

〔日〕松本清张 著
孟慧娅 施元辉 译

为摒弃繁文缛节，笔者一概省略此日记的日期，不过日记仍按时间顺序排列，只是每篇间隔时间或二天，或四天，或一周，或一个月不等。请读者自己从内容中推测经过的日期吧。

井野良吉的日记

×日 今天，彩排毕，干部们留下商量事情。
我和A君在走向五反田车站的途中边走边聊。

“你知道他们商量什么吗？”A君问道。

“不知道。”

“告诉你吧，”A君说，“这次，××电影公司想从我们剧团挑选三四名演员在名导演石井新拍影片中扮演角色。为此，这几天，剧团的经理助理Y君奔波于电影公司和我们剧团之间，忙得不可开交呢。”

“噢，这我还不知道。那么，剧团答应了吗？”我问。

“满口答应。我们剧团不太景气，入不敷出，看来，不

仅这一次合作，只要电影公司愿意，Y君还想和他们签订长期合同呢。”

A君对剧团内的事情了如指掌。

“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吗？”

“不，是电影公司提出的，报酬并不太多，据说4个人的演出费不过才130万元，但也可解决眼下的一点困难呢。”

“那会挑选谁呢？”

“我想了些适当的人选。”A君列举几个人的名字，与我的猜测不谋而合。

“演电影是个可以名扬四海的好差使，这下我们剧团能更有名气了。”

在车站前一家卖五香菜串^①的小铺里，我们开怀畅饮。

×日 出乎意料，Y君通知我，我被挑选上了。另外三个人都是干部。

“怎么会挑上我呢？”

“是石井导演指名要你的。”Y君说明道，“石井先生观看了我们剧团《不道德的人》的演出，对你很赏识。”

“是的，报纸上在评论《不道德的人》这出戏的时候，也曾对我大加赞扬，什么‘新秀井野良吉以出色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形象’云云。剧团内，同行们也如此评论，但我只不过是个配角，如此受到重视，实出意外。”

“石井先生在挑选演员方面，独具慧眼，这次将要拍摄的影片《春雪》中有一个角色，石井认为电影公司中无一演

① 五香菜串：用豆腐、芋头等串成小串，加糖和酱油煮的一种日本菜。

员可以胜任，虽是只有几个镜头的配角，但非要请你出演不可。我们团研究后同意了。我们现在还要借公共礼堂演戏，因而想赚些钱，建一个自己的专用剧场。参加拍电影，这对你来说，也是飞来鸿运啊。” Y君道。

确实如此。我进入这个“白杨座”剧团快8年了，这次，机不可失。

“请多关照。”我躬身致谢，心里很兴奋。可是就在这时，一种隐隐的不安在胸中油然而起，而且可能显露于色了。

Y君以为，我担心演不好而紧张，就拍着我的肩头，鼓励道：

“电影与戏剧不同，每次只拍几个镜头，不要胆怯，大胆演吧。”

错了，他不知道我心中的不安，是一种行将毁灭的预感。

×日 《春雪》开拍了。演戏时我心情轻松，而拍电影却提心吊胆。理由很清楚：“白杨座”仅在市内公演，观众范围较小，而电影在全国上映，观众无数，难以想象有谁看这个电影。想到电影将要拍完，首次公演的日期迫近，我心中不祥的黑云扩展开来，惶惶然不可终日。这种心情若表现出来，也许会被误认为是一种因对艺术虔诚而引起的恐惧感吧。

石井导演工作认真，作风严谨。他对我似乎怀有好感。

×日 我的镜头全部拍完。因是名导演的作品，放映前的宣传和评论很热烈。据Y君说，剧团从电影公司得到130万

元的演出费，大部分留作剧团的基金，我只分到了4万元。但我已心满意足。我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又请A君到涩谷的道玄坂里喝酒，A君好象很羡慕我，当然，这是我所希望的。

不知不觉地，我喝多了，不仅仅是由于心情愉快，也是为了消除心中时时涌现的不安。

×日 《春雪》的广告已刊登出来了。没有我出场的场面。广告上写着“近日上映”。终于要上映了，我更加忐忑不安。

×日 今日看了《春雪》试映。对别人的演出我毫不感兴趣，只是紧盯着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不过只有五六个，特写也只有两处，时间仅仅几秒钟。我稍放心了一点儿。

×日 报纸刊载了关于《春雪》的影评，对我大加赞扬：“白杨座的井野良吉那种虚无主义的神情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仿佛评论家们统一口径似的，一致这样认为。受到好评，实在难得。

×日 Y君告诉我来自各方面的评论。

“石井导演对你很赞赏呢。”Y君笑咪咪地说。

“是吗？”我听了很高兴，“Y君，涩谷有一家我熟悉的酒店，我们去喝点吧。”

我邀请他。喝酒时，他拍着我的肩头说：

“老弟，你开始走运啦，努力干吧。”

我也有这种预感，心里十分得意。我做梦也在梦想早日出人头地，我过去太贫困了。这以后，可能会挣到很多钱。记得读过的一本书里，一个成名的外国演员说过：

“天哪，我挣到了这么多钱，怎么花才好呢？我要躲到豪华大饭店的单人房间里，喝着香槟酒，听着为我演唱的吉普赛歌曲，我要尽情地哭！”

此刻，我想入非非了。

乘山手线电车回家。路上，当我透过车窗，望着原宿一带昏暗的灯光时，那种不安之感又一次涌上了心头，顿时冲散了那种难得兴高采烈的情绪。

×日 《春雪》已在全国公映了将近2个月。也许，他没有看这个电影，我平安无事。这也是意料之内的事，理应如此。我过去是只怕万一……。

×日 ××电影公司又要借演员了，不过这次只要我一个人。幸运之神降临了！

Y君对我说：“关于演出报酬，开始对方提出给40万元，我们坚持要50万元，他们也同意了。看来他们对你相当欣赏。制片商说今晚要见见你。”

晚上，我和Y君一起到达会见地点新桥饭店的客厅时，对方的制片人和导演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和Y君站着交换了合同。

“剧本现在还没有写完，大约要在2个月之后开拍。”高个子、戴着一副眼镜的制片人说道。

还要2个月！我漠然地想着这个时间。

“这个电影，务必请你来拍！因为剧本中有一个性格虚

无的人物，我们公司的演员都不适合演这个角色，而你的风度、气质和角色完全相同。”大腹便便的导演微笑着说。

“这个角色镜头多吗？”Y君问。

“很多。井野君这次会一举成名。他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演员。”制片人回答道，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闪闪发光。

“在日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性格演员。那种没有个性，只有一副漂亮容貌的演员，作为主角，其艺术生命难以持久。今后的倾向是，一些技巧纯熟、相当活跃、有某种气质的配角演员将渐渐成为主角而占领银幕。”

我听着，越发相信自己能成为那种出类拔萃的演员。一种令人兴奋的愉快感觉传遍全身，我飘飘然，似要从地面羽化而登天似的。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幸运！

×日 我感觉自己在一步步走向幸福的同时，也在走向毁灭。对于我来说，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却是建立在绝望的深渊上。

如果说我上次参加拍电影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遇到那种危险的话，这次就有十分之一可能了。因为这次，我作为主要角色，在一部影片中不断出场，频繁地露面。若能成名，还将参加更多影片的拍摄。因此，那个人看到我的面孔的可能性骤然增加，原来的偶然性将变成必然性。

我已经开始预想到自己将在扶摇直上的途中骤然跌落。

×日 我要抓住幸福。换言之，我想得到名誉、地位、金钱……，我还要象那个名演员一样，在大饭店里边喝香槟酒，听着专为自己演唱的歌曲，边尽情地痛哭。千载难逢的

机遇绝不能轻率放过。

×日 最近，我被那件事情深深折磨着，已经无法得到安宁。我意识到，我也许会再次变成一个恶棍。

×日 我接到通知，电影《红色的森林》将在30天之后开拍，60天之后在全国公开放映。那么，60天后，那个可诅咒的“必然的危险”将要降临。

60天！我决心在这段时间内填平那恐怖的陷阱。我要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来填平它。这是一场命运的赌博，我的决心已定。

×日 我、Y君一起饮酒。

“总之，电影公司所以不惜重金聘请你，是因为你那张奇妙的、带有虚无感的面孔啊。据说最近，知识分子们喜欢这种类型的人物。”

这一段时间，在电影公司，我也经常听到同伴们类似的话。看来，这个电影就是以我的这张面孔作为王牌的。那些老实的观众，一定会特别注意到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新剧演员井野良吉。

这样一来，那个危险更增加了发生的机会。

×日 我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经久未动的茶色信封。一共8封，每个信封都印着相同的铅字：××兴信所××分部。因为一年寄来一封信，8封信，就是8年。每封信内容都是对同一个人物在当年的情况调查报告书。8年前，尽管我经济拮据，但仍以高价委托兴信所办理此事。我取出第一